

“女魔头，我要砍死你！”

男子吸毒出现幻觉以为被追杀，为“自卫”两次刀砍妻子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刘腾腾 通讯员 刘人斐) 男子吸毒成瘾幻想妻子是女魔头，两次持刀追砍妻子……24日上午，市公安局、市禁毒委等部门开展禁毒宣传活动。今年以来，警方已破获涉毒大案重案6起，均与合成毒品有关。

20多岁的王某是青岛人，有两年多的吸毒史。因为长期吸食冰毒等毒品，王某的中枢神经遭到破坏，经常产生幻觉，觉得自己被一名女魔头追杀。受不了这种幻觉的王某，把妻子当成了女魔头。去年年底，王某在吸食毒品后持匕首追砍妻子，称自己是“正当防卫”，后来妻子逃跑并报警。因为没有抓到现行，加上认错态度良好，王某后来被释放。然而，今年4月，王某在家中吸食毒品时再次产生幻觉，又拿菜刀追砍妻子，民警当场将他抓获。

6月24日，在台东三路，市公安局、市禁毒委等部门联合开展“6·26”国际禁毒日禁毒宣传活动。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赵占山告诉记者，今年以来，警方共破获了6起要案大案，均涉及到合成毒品，赵占山介绍，合成毒品是相对于鸦片、海洛因等传统麻醉毒品而言的，是以化学合成为主的一类精神药品，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常见的类型有：冰毒、摇头丸、K粉、三唑仑。赵占山说，在破获其中一起大案中，警方首次发现在青岛利用化工原料制造冰毒的场所。原来，去年2月底，城阳某小区一楼房

▼民警在向市民讲解毒品危害。 刘腾腾 摄



相关链接

在校学生零吸毒

据了解，由于目前岛城在校学生对毒品的防范意识非常强，因此统计显示在校生的吸毒情况为零。

民警提醒，在娱乐场所不要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和饮料，留意易拉罐等饮料是否有被注射的针眼和开封的迹象，离开座位时最好有人看管饮料和食品，避免因误食毒品而上瘾或遭到性侵犯。怀疑场所内有人吸毒时，要稳定情绪，及时报警。

本报记者 刘腾腾

“科技药具培训班”

促使李沧计生药管员工作能力上水平

近日，李沧区人口计生局举办了为期一天的科技药具知识理论培训班，此次培训的目的在提高全区计生药管员的理论水平、业务能力和服务能力，让新上任的药管员尽快进入工作角色。培训内容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条例》、有关政策法规、技术人员的工作、药具知识的知识技能、业务管理、政策理论等。学员们表示通过学习培训可以学以致用，在发放形式和渠道上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创新，确保工作开展扎实有效。

胶州供电：开展作风纪律整顿

为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大整顿”作风纪律建设，6月24日，国家电网胶州市供电公司下发了《关于落实“安全生产大整顿”作风纪律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作风纪律建设的重点排查内容和责任部门。(王晓静)

莱西供电：积极应对服务诉求

入夏以来，高温雷雨等灾害性天气造成的话务突增，国家电网山东莱西市供电公司按省公司要求设置远程坐席，95598及时配备了IP电话及应急服务专责人员。建立以公司供电服务中心为应急主体，确保95598电话畅通高效，及时受理处理客户的用电服务诉求。

(王永辉)

突然起火，民警现场勘查发现，房间内堆放着很多反应器皿及化工原料，有加工、制造毒品的嫌疑。经过侦查，今年3月14日，警方当场抓获以李某为首的6名犯罪嫌疑人，捣毁制毒窝点一处，缴获成品毒品50余克，半成品及制毒原料400余公斤。

据介绍，目前岛城的“瘾君子”总量逐年下降，总体可划分为两类，一种是“富豪”类型，都是比较有钱的人，另一种是“打砸抢”类型，以社会闲散人员为主，他们的毒资大都来源于盗窃、抢劫或者贩毒。



老乡设下毒品陷阱 男子中招沦为扒手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潘旭业 通讯员 梁铁君)

男子行窃时被民警抓获，在审讯期间竟毒瘾发作，被紧急送往医院。据了解，该男子在老乡的引诱下染上毒瘾，最后被迫给老乡当扒手赚钱。

6月6日下午，开发区公安局反扒民警在薛家岛街道一公交站点处抓获了一名正在扒窃的男子，将其带回薛家岛派出所审查。由于男子是“老油条”，审讯持续晚上，民警看到男子脸色开始发黄，汗水不停往下淌，身上不停哆嗦。民警觉得不对劲，赶紧联系120救护人员前来诊断。21时许，男子支撑不住歪倒在地上，双手捂住肚子，嘴里不断涌出黄色的呕吐物，民警与医护人员一起将男子送到医院。通过诊断，男子有

吸毒的情况，刚才是毒瘾发作。警方让男子住院治疗，办理此案的民警将办案场所“搬”到医院，一边努力帮助男子戒掉毒瘾，一边调查扒窃案件情况。

据开发区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曹友龙介绍，男子叫周戈(化名)，今年28岁，青海人。2010年，周戈通过老家朋友介绍，来到开发区跟一个牟姓老乡做烧烤生意。起初牟老板很热情，为周戈安排住处，每天管吃管喝。有一天晚饭后，牟老板拿来一个针管，对周戈说注射后很舒服。周戈很好奇，在胳膊上扎了一针，“那种感觉很好，就像轻飘飘飞到天上，眼前还有很多钱在飞。”

几天内连续注射三次后，已经上瘾的周戈找牟老板要求再次体验。“牟老板说这种‘烟’(针管注射的毒品)很贵，不能总是免费。”周戈说，牟老板恶狠狠地告诉他，想要烟就得出去挣钱。此后，在牟老板的“培训”和控制下，周戈当起扒手“赚钱”找牟老板换毒品。

事件回放

“苦训”两年当扒手

“那时我在青岛没有亲人，吃住都要靠他，又特别想要‘烟’，就答应当扒手。”周戈说，他被牟老板带到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里，开始了近两年的“培训”。他每天上午9点到那间离住处不远的房子里，下午4点回去。练习的方式很简单，牟老板找来一名女子背着包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周戈就跟在女子身边试着拉开背包拉链偷出钱包。

为了做到“手快”，牟老板每天在屋里放一盆热水，让周戈从水里面取出硬币。“有时我的手被烫得发红脱皮，但哪天有3次以上取不出来硬币就不让吃饭。”周戈说，在最初的半年里三天两头会挨罚，要么不给吃午饭，要么蹲一个小时马步。“我就像一个奴隶一样，人家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要不就没饭吃，也没有‘烟’。”周戈说。

每天提心吊胆扒窃

2011年3月开始，牟老板觉得周戈的“技术”差不多了，就开始让他出去扒窃。周戈每天早早出门，趁着上下班高峰、周末集市到公交站点、商场、码头，主要偷钱包和手机。有时一天得手好几次，偷来的东西都给牟老板，然后牟老板给他“烟”。如果一天下来什么也偷不到，要么不给饭吃，要么不给“烟”。“其实每次出门去扒窃都提心吊胆。”周戈说。

在病床上谈起这几年的经历，周戈说就像噩梦一样。周戈告诉记者：“最初被抓进来那几天特别难受，头疼、肚子疼，胳膊和腿也很酸疼，老是一阵阵的恶心呕吐，身上就像被虫子咬一样，真想自杀。过了两个星期，我觉得好多了。”周戈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把毒瘾戒了，等扒窃的案件判完和服完刑，就去打工或者回老家帮爸爸干活，“这样才踏实，像个人！”

本报记者 潘旭业 通讯员 梁铁君



▶经过10多天的静养，周戈的脸色好多了。

梁铁君 摄

